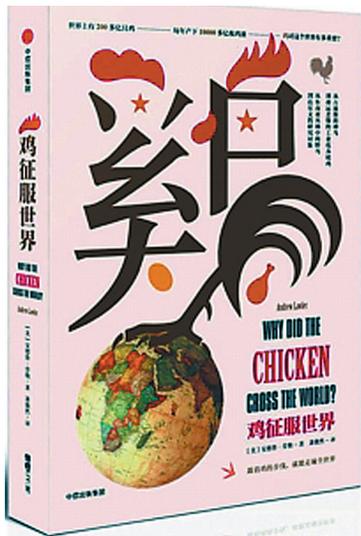


《鸡征服世界》是一本跨文化、跨学科的作品，论述了鸡和人类的紧密关系，也折射了人类的迁徙和发展历程

人和鸡都想上天呢



《鸡征服世界》
(美)安德鲁·劳勒
中信出版集团

你知道吗？鸡是数量最多的鸟类，也是人类最主要的蛋白质来源，全世界有200多亿只鸡，每年产下1000多亿枚鸡蛋，源源不断地为人类提供肉和蛋。鸡对人类来说不只是肉和蛋，从医药发展、文学、美学到文化宗教，都是不可或缺的一环。

在地球上只有一个国家——梵蒂冈和一块大陆——南极洲没有这种动物，在南极洲科考的科学家也会吃烤鸡翅，但是国际公约禁止携带活的鸡和生的鸡肉进入，主要是为了保护帝企鹅免受鸡类疾病的侵害。梵蒂冈这个国家

实在太小了，即使是教皇想吃鸡也只能到罗马去采购。

《鸡征服世界》是一本跨文化、跨学科的作品，论述了鸡和人类的紧密关系，也折射了人类的迁徙和发展历程。

鸡虽然不会飞，却是世界上迁徙最频繁的鸟类。在一只鸡身上可以看到全球化的商业运作，一只鸡身上的各个部分会分布到世界各地，鸡爪子去了中国，鸡腿去了俄罗斯，西班牙人拿到了鸡翅膀，土耳其人拿到了鸡肠子，荷兰的鸡汤工厂得到了鸡骨头，鸡胸脯去了美国和英国。巴西的鸡吃的是来自堪萨斯的谷子，美国的鸡生病了需要用欧洲的抗生素来治疗，而南美的鸡住在印度生产的鸡笼子里。

鸡最开始并不是作为食物被驯化饲养，而是用来占卜、祭祀、娱乐。成为第一肉食甚至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事情，战争时期猪肉只能定量供应，先喂饱军队，为了让平民也吃上肉，美国有意提高家禽的价格，鼓励农民养鸡，当时还搞了一个未来之星大赛，鼓励科研人员培育肉鸡。1948年和1951年，一个叫万特雷斯的人两次赢得了全国比赛冠军，他通过欧洲鸡和亚洲肉鸡的结合培养了一种强壮的鸡，比普通的鸡要大一倍，肥厚的鸡胸脯肉能够直接做成鸡排，广告称这种鸡为“农场里的毛绒衫姑娘”。瘦小鸡的时代结束了。随着城市化的发展，肉的需求量也在持续增加，20世纪60年代之后，有了养鸡场的流水线系统，更少的饲料喂养更大的鸡。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这么快的速度、这么大的规模来饲养一种肉食动物，鸡仅仅六个星期就能迅速发育成熟，然后被宰掉。而快餐业把鸡肉推向了巅峰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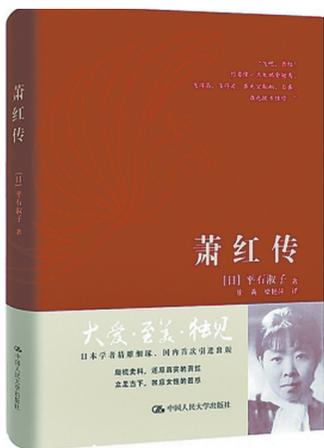
鸡，一种起源于亚洲丛林的生物，无声无息却不可阻挡地成为人类社会不可缺少的一部分，它们在斗鸡场斗得你死我活，同时也是代表光明和复兴的神圣使者，还是包治百病的百宝箱。古代的药房里会使用鸡肉、鸡骨头、鸡的内脏、羽毛、鸡冠、鸡蛋。不管你得了什么病——头疼、失眠、便秘、烧伤、关节炎。鸡，简直就是无所不能、全天候可用、长了两条腿儿的药房。古希腊曾认为公鸡的粪便能够治疗肺部的溃烂。一直到今天，土耳其一个叫米拉斯的地方依然保留着古老的传统，用生鸡蛋清来治疗烧伤。2010年科学家发表论文认为这种方法并没有用，反而更容易导致感染而使情况恶化。

达尔文利用鸡巩固了他的进化学说，现在在达尔文故居还有他当年亲手做的鸡标本。而巴斯德利用鸡制出了第一支现代意义上的疫苗。今天，鸡蛋依然是人类每年用于制作免疫血清的媒介，流感疫苗里的有效成分需要从鸡蛋中提取。正因为如此，才有了“对鸡蛋过敏者禁止接种流感疫苗”的限定。

《鸡征服世界》序言里说：“我们在很多方面和鸡很像，我们就像这群后院里的家禽，既温顺又暴躁，既平和又易怒，既优雅又笨拙，想翱翔于苍穹，却被囚困在地面。”人和鸡都想上天呢。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科学家用实验证明了鸡可以抵抗住外太空的辐射环境，能够在星际旅行中存活下来。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一直梦想着宇航员能够带着一只活鸡登上火星。想象一下，在火星上粉红色的黎明下，人类的第一个外太空据点，公鸡开始鸣叫，这是多么美好的宏伟蓝图啊！

(李峥嵘)

我们心中都站着一个萧红



《萧红传》
(日)平石淑子
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

对于每一个真正喜爱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读者来说，心中都站着一个萧红。

萧红作品的美是独特的，独特到很难形容。萧红在世时，曾有人批评她分不清小说与散文的区别，所以她写不出一本真正的小说，萧红对此表现得极为愤怒。

对萧红的误解并未因此终止，她曾经的文学导师胡风在她去世后批评说：萧红后期的精神落寞，说到底是因为她远离了朋友和民众，也远离了时

代和生活。茅盾也认为，《呼兰河传》是萧红在“寂寞”中脱离了抗战文学应有方向的“退步作品”。

从阅读感受来说，《呼兰河传》比《生死场》要好看得多，只因为它背离了“这里面是真实的受难的中国农民，是真实的野生的奋起”（胡风语）的基调，所以才遭到批评。

那么，写出“好小说”（《生死场》）的萧红，为什么又会写出一部坏小说（《呼兰河传》）呢？深入下去就会发现，萧红一直以来被系统性误读。

作为读者，我们习惯了将萧红视为一个弱女子，同情她的生命遭遇，因此接受了她充满感性却不太成熟的作品，我们将那视为一种倾诉。这就忽略了，萧红文本中还蕴含着她的思想与抗争。

因“九一八”事变，萧红不得不写黑土地上人民的抗争，因为当时舆论强加给东北作家的标签太沉重了，所以《生死场》的下半部远不如上半部精彩，因为它是为迎合读者而编造出来的，并非萧红的真实感受。

萧红不得不屈服，因为她面对两个重量级读者——鲁迅和胡风。鲁迅很可能没读完《生死场》，因为原稿字太小，且抄在半透明纸上，让视力已不佳的鲁迅深感痛苦，他曾问胡风对此书的评价，并说你看完了，我就放心了。

胡风确实看完了，但打动他的其实是《生死场》的上半部，那里没有完整故事，只有一个在麻木中生活并死去的人们，人的自我被完全抽空，组

成了一幅令人惊悚的异世界画卷。

胡风未考虑过，在这个异世界中，真能诞生出反抗力量来吗？他想当然地认为：萧红表达的主题就是阶级斗争。

事实上，萧红更想表达的是：在茫茫无尽的“我们”中，她想挣脱出来，成为一个真正的“我”。

正是为了追求这个“我”，萧红选择了漂泊，不惜与萧军分手，因为萧军已沉浸在对全民战争的向往中，迫切想成为“我们”中的一员。

萧军不理解的是，为了萧红，他牺牲这么多，为什么却等不来回报？萧红则对这套“男人应该付出，女人应该回报”的逻辑深感厌倦，她意识到，那也是正在剥夺她自我的一种力量，依然在努力把“我”贬低为“我们”。

萧红选择了“我”，宁可挡在面前的是悲剧，宁可割断曾经的记忆。在内心中，萧红始终是个反抗者，她甚至抵挡了鲁迅、胡风对她的改造。于是，人间多了一本伟大的《呼兰河传》，它不成熟，却包含了生命的鲜活与冲动。

《萧红传》已有过无数种，可奇怪的是，居然没有一本从女性主义视角审视萧红，人们用怜悯、崇拜、世俗的眼光一次次歪曲着她，使她的形象越来越像“我们”，越来越能满足消费主义的需要。本书虽无新史料，可作者却有一份与萧红匹配的智慧，故能让人们看到一个更丰满、更有趣味的萧红。

(北晚)

新书上架



《名画中的女人》
作者：高阶秀尔
译者：钱一品
版本：中信出版社

高阶秀尔是日本美术史大家，前国立西洋美术馆馆长，2012年，获日本天皇亲自颁发的文化最高奖日本文化勋章。上世纪80年代，高阶秀尔的《看名画的眼睛》被引进中国，但此后国内对其作品的译介中断了近30年。新近出版的高阶秀尔作品包括《名画中的女人》《名画中的小奥秘》《断臂的维纳斯》为何是杰作？《最后的晚餐》为何是杰作？》四本。他将藏诸名画中的奥秘，用通俗易懂的文字层层揭开，兼具知识性和故事性。

《名画中的女人》详细解读了24位历史上的传奇女性，包括被送上断头台的路易十六的王后玛丽·安托瓦内特、拿破仑的至爱约瑟芬、改变世界的埃及艳后克娄巴特拉、女王中的女王伊丽莎白一世等王公贵族，也有侯爵夫人、狩猎女神、圣母马利亚等形象，这些女性除了美貌与智慧，背后还有阴谋、背叛、爱而不得、生离死别……



《欧亚皇家狩猎史》
作者：托马斯·爱尔森
译者：马特
版本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

《权力的游戏》中，国王劳勃嗜酒、爱好狩猎，荒于国事，最终，在一次狩猎中被野猪重伤致死，引发后来的争夺。皇家狩猎，是经常被文艺作品演绎的题材，颇能勾起读者的好奇心和对权力的窥探欲。然而，真实的皇家狩猎并非如文艺作品中展示的那般浪漫和戏剧化，而是政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
皇家狩猎除了能标榜贵族身份，还可以起到外出巡查、促进皇室进步和确保皇室威严的作用。在国际交往中，组织良好的狩猎活动常被用于训练军队、展示军事实力和传达外交理念。皇家狩猎被理解成一种隐蔽的军事训练，而且还是军队组织和军事战术改革创新的来源。这本《欧亚皇家狩猎史》解答了众多欧亚大陆古代皇室狩猎的疑问，充满故事性和探索性，从追寻蛋白质、追求利润到追逐权力，皇家狩猎始终是饶有趣味的话题。

(新京)